

217.01



户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目 录

人物传记

- 杨干青先生事略……………程宜生 (1)
曹韵卿与户县剧团……………王德普 段景礼 (7)
军军娃——李毓华……………冯锡铭 冯岳祥 (16)
景凌霄传略……………王志新 (24)
罗凤伯事略……………巩卓生 (27)
王凤仪先生几件事……………魏希贤 (32)
张学裁王优先夫妇传略……………张兴民 (36)
兽医余明礼生平事略……………王如愚 (38)
秦腔名丑“秃信娃”……………严恒春 (43)

文化教育

- 关麟征创办的私立振华中学……………刘 健 (46)
户县灯碗腔……………曹希彬 (52)
雷齿村业余剧团……………崔乃谦 (59)
焦西的眉户……………魏志俊 刘光甫 (66)
定舟村戏曲团社之源流……………张兴民 (69)

工商经济

- 解放前大王镇工商业概况
……………赵志凌 朱启文 李步霄 吴文仪 (74)
户县面粉厂建厂始末……………张蔗昀 (79)
抗日战争时期秦渡镇的山货业……………王宗西 (83)

谢家店及其脚鱼归脾丸.....齐凯 阎仰洲 (87)

民国年代秦渡镇的麻市.....张效忠 (93)

政治军事

户县妇女会点滴.....吴秀文 (95)

自欺欺人的壮丁抽签.....程宜生 (100)

镇嵩军虐民之一例.....王如愚 (104)

民国二十年的清丈土地整理田赋

.....谢章 段幼峰 (107)

社会宗教

草堂寺.....杨作舟 (112)

涝店桥西黑店.....王如愚 (121)

土特产

秦渡镇的大米面皮子.....王宗西 (124)

余姚村的辣椒.....严恒春 (126)

漫话户县黄酒.....王宗西 (128)

民风民俗

户县北乡的游城隍.....段幼峰 (131)

三村同乐.....刘致杰 (141)

户县婚娶习俗.....马宏智 (152)

西汉京郊婚俗.....马宏智 (182)

杨干青先生事略

程宜生

先生名廷栋，字干青，户县南乡占管营人。七岁丧父，赖其母教养成长。家道本不宽裕，加以连年灾荒，差务浩繁，经济非常窘迫。但先生有志上进，由户县私立山阴小学毕业后，考入陕西省立第一中学。其间曾几次辍学，断断续续达到毕业，进入西北大学，只上了一学期，实在无法继续，才休学了。1929年，由陕西省财政人员训练班毕业，从此进入陕西财政界。

解放前，历任陕西财政厅科员、科长，县财政科长，西安包裹税局会计主任，汉中特税局稽征主任，汉中区财政专员办事处收支股主任，财政部国库署科员，户县财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户县参议会副议长等职。解放后，曾任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总务处长，西安红十字会医院事务主任，户县人民代表，户县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户县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1929年，先生在陕西省教育厅当办事员，和共产党地下党员马子明共事，接受马的宣传，对新事物甚感兴趣。马被逮捕后，先生设法营救出狱，从同事中借贷，供马衣食，并筹集路费，介绍到汉中工作。此后，先生对当时的政治、社会，细心体察，又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如常汉三、

李敦仁等，逐渐懂得了革命道理。目睹当时社会动荡不宁，政治上腐败无能，觉得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1942年，先生以熟悉陕西财政情况被选派到财政部工作，他在重庆接触了更多的进步人士，听到更多不同的语言，有机会以旁听身份数次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亲聆董必武的讲话辩论，视野开阔了，思想认识较前迈进了一大步。认为国民党不顾国家民族利益，贪污腐化，日甚一日，虽有美援，也挽救不了覆灭的命运。共产党才是民族复兴、人民解放的希望所在，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出路。由财政部辞职归来，就打定主意，对国民党虚与委蛇，以最大限度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掩护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帮助他们的工作。1945年，他受省地下党的指示，参加户县参议会竞选，当选为户县参议会副议长，随即以参议会为阵地，和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同年在省参议员选举中，支持著名革命活动家杨明轩的女婿进步人士刘印初当选为省参议员。

1946年，户县县政府教育科长出缺，先生力荐地下党负责人曹希文任教育科长，县府保荐后，先生即赴西安偕同刘印初，向陕西教育厅请求获准，曹希文被委为户县教育科长，使地下党得到掩护。

1947年，进步人士杨士伟，因对滥征欠赋不满，在语言上表示反对，被县政府以戒烟为名，逮捕扣押，经先生向县长刘瑀作保，才得释放。地下党员王振林被捕，先生受曹希文之托，同进步人士吕赞襄等分头活动，向刘瑀交涉，力白此人非共产党员，王振林始获开释。罗什乡乡长王济民，太平乡乡长杨春荣，是地下党的主要掩护者，先生应地下党的请托，担任保护之责，王济民曾一度被撤职，经先生

竭力周旋，乡长职位得以稳定。

户县三青团干事长郑炳南，极端反动，他以参议员身份，在参议会抛出了两个议案：一是提议在户县三青团院内，修建一座富丽堂皇的中正堂，一是为了统一防共部署，加强防共力量，把太平、罗什两乡保甲人员，归三青团指挥（包括乡保、甲长任免）。此案如果通过，地下党的工作，将无法开展。先生即席表示反对，多数参议员都不同意，两案均被否决。郑炳南，别具野心，三青团组织，插不进户县中学，认为是校长李康伯作梗，因而搜集材料，指使刘秉三控告李康伯，阴谋兼任户中校长，推行法西斯统治，不料遭到学生的反对。1947年×月×日，县中学生张贴标语，抬着屎尿桶，径往三青团，寻找郑炳南、刘秉三，郑闻风躲藏。县长刘瑛闻讯即令保警队派兵保卫三青团，并指定干员带班。三青团前后院庭，布置岗哨，一夜未见动静，天明发现院内贴有许多反对国民党，反对国民政府的标语。郑炳南即将学生活动情况和这类标语报告上级，同时把一张标语送给刘瑛，要求逮捕学生。省三青团干事长杨尔英，派员来县调查，住训练所，门口站列警卫，任何人不许进入，情况非常紧急。先生和地下党稍事联系，并对那晚带班警官作了了解，则到训练所求见省三青团委员，面陈情况，主要说是，三青团那晚岗哨森严，任何人不得入内，院内反对国民党的标语，绝非外人所贴等等。委员去后，省上一天几次电话，催促刘瑛处理此案，郑炳南当面要挟刘瑛请省上派兵镇压学生。刘瑛无法处理，他要求先生和贾小侯、维斯才等出面，组成以先生为首的调解组，进行调解。结果，郑炳南辞职，离开户县。这就为党内地下工作扫除了一大障碍。

解放战争期间，杨明轩、赵寿山、韩北鹄、姚警尘先后到解放区。先生听说赵的老家被查抄，当面对刘瑛说：“赵的老家都是老实农民，为什么要查抄呢……”此后，刘瑛在北操场讲话说，“党（国民党）团（三青团）和政府，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某种势力’总是以他合法的身份出来干扰”等语影射先生。但会后又把先生请到县府，当面道歉，陈述他的困难，并保证以后不再碰撞先生。

先生久居乡村，对人民疾苦，了解较深。八年抗战，甫告胜利，又陷入内战深渊，所以在任参议长期间，常以解除人民痛苦，减轻人民负担为己任。1946年，户县小麦发生吸浆虫，灾情严重，估计仅有四成收成。先生由地下党策动，率领参议员杜端人，乡镇民代表会主席杨士伟、高瑞生、吴敬之、谭文轩、赵吉安，乡长杨春荣、王济民等晋省报灾。会同省参议员刘印初，谒见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及各有关厅处长，遍访省府各委员，历陈灾情，到处呼吁。省田赋粮食管理处，是查核灾情的主要机关，该处某处长，在一次接见中间，严肃地说：“值此非常时期，面向北，面向南，居心何在，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先生为了报灾能够顺利地得到批准，运用私人关系，请托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潘廉方，国民党元老张翔初，分别出具保证，证明先生思想纯洁，为民请灾，别无他图，灾情终于获得核准。批示到县，已到1947年夏季，按核准数计算，已超收赋军公粮二千市石左右。这超收之粮，要退给户县。为处理这些粮食，在参议会会议上，陈昆山伸手要全部拨给知行农专，先生反对，提议留县，专案存储，以备急需，免得向下摊派。意见冲突，先生退席回家，会议停开。这是先生和陈昆

山一次公开的斗争。

1947年夏忙前，涝惠渠要开支渠，县北各村收获在望的麦田，眼看要被破坏，北乡农民要求参议会向涝惠渠交涉，推迟到麦收后再开。涝惠渠不敢作主，要省主席批示。先生趁洋惠渠举行放水典礼，省主席亲临剪彩的机会，怀揣参议会的恳请公文，参加洋惠渠放水典礼，当场由主席祝绍周批示，“等麦收后开渠。”北乡农民，喜笑颜开。

1948年春，军粮紧急，小家小户，奔走揭借，完纳尾欠，而各大户倚势挺抗，若无其事。先生不胜愤慨，建议政府将大户姓名及欠粮数字张贴钟楼下，让全县人看。这样一来，各大户中的头面人物恼羞成怒，对先生进行攻击，而先生仍泰然处之。

先生事母至孝，在外供职多年，常给家汇钱并邮寄各地名产食品，供养母亲。1932年，红军长征过境，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在后尾追，驻扎占管营。先生家驻满了军队，并占用了全部灶具，逼得老母上楼住息，饮食无从取得。风烛残年，经不起饥饿惊恐，竟至溘然去逝。先生时在汉中，惊闻母丧，痛不欲生，束装回家，为母治丧营葬，尽礼尽孝，寄托哀思。

先生身体较差，但做事认真，在旧社会服务，多是纷繁的案牍工作和会计业务，心血亏损过多，遂致积劳成疾。1943年由重庆回家，一病两年。又因解放前历次斗争筹谋策划，绞尽脑汁，1962年，四肢瘫痪，卧床二十余年。十年动乱中，受极左路线迫害，以病残之躯，遭受多次残酷批斗。但先生身残志坚，始终相信党能够弄明他的问题，经过内查外调，反复核实，终于真相大白，恢复了先生的政治

身份。在二十多年的卧病中，受到党和政府多方面的照顾，儿媳陈雅兰精心奉养，才得终于天年，于1985年农历10月5日逝世，享年八十又六。

先生立身廉洁，清白自持，屡撙财权，两袖清风，截至解放时止，家庭经济仍不足自给，日常生活能安贫守淡，过事亦不铺张。1948年，为其子完婚，仅割肉14斤招待新亲，其他亲友概不招待。罗什乡长王济民，代表会主席吴敬之，联袂往贺，只炒鸡子两个，白酒一两，算是格外优待。

注：此稿由程有章、王济民、杨惠轩、吴敬之诸先生分别供给资料。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曹韵卿与户县剧团

王德普 段景礼

1981年10月13日晚，户县西北乡近万名群众，蜂拥至尹村，人们怀着急切的仰慕心理，去欣赏息影剧坛十余年的名伶曹韵卿的清唱。经过十年浩劫磨难的曹韵卿，看到这空前的盛况，看到观众对自己如此的厚爱，不禁热泪盈眶……当那既熟悉而又陌生的鼓钹丝竹声起，她心潮起伏，热血沸腾，她虽然竭力稳定自己的情绪，但终于一句未唱完，便骤然昏倒在地，剧场哗然震惊！一代名伶曹韵卿，就这样永别了数以万计热爱她的观众。

曹韵卿，原名王三爱，1914年出生于陕西省耀县城关镇一商人家里，曾祖父原为富平人，经商于耀县，到王三爱出生时已家资万贯，长辈人爱她如掌上明珠。

三爱十四、五岁时便喜爱戏剧，经常出入于来耀县演出的班社。那时人们视唱戏为“下九流”，她的行止受到父亲的训斥。然而这并没有扑灭她热爱戏剧的火苗，反而激起她学戏的决心。父亲骂她“有辱祖先”，威胁她“要学戏就不是我的女儿，就不要姓王”。一天夜里王三爱终于逃奔

东府同州（今大荔），跟朝邑班艺人王模儿学同州梆子。

开始王模儿嫌她相貌平常，不愿收留，但试声时，一声“老娘不必泪纷纷”（《探窑》中王宝钏唱句），四座皆惊，其嗓音宏亮纯正，韵味清新，节奏工稳，使在场的艺人刮目相看。王模儿师傅满意地收她为徒。问她姓名时，她思付父亲不准她姓王的话，想起老家是富平曹家堡，就信口说姓曹，师傅说你嗓音清亮，韵味足，就叫韵清吧（后改清为卿）！从此便以曹韵卿名闻于世。

曹韵卿在师傅的精心培养下，粉墨登场的第一出戏《审余宽》，就博得观众的喝彩，她不以此为骄傲，又连续学了《玉虎坠》、《白蛇传》、《八义图》等十几出戏。到朝邑班散伙时，她已是很红火的演员了。但她随师学艺多年，深感同州梆子戏路窄，局限性大，比不上深受西北五省群众喜爱的秦腔。于是她决心闯江湖投名师学唱秦腔。她先在甘肃泾川一带边学边演，后又到兰州搭班演出，使她大开了眼界。在这前后七、八年的搭班演出中，使她的技艺得到了长足的长进，是她艺术生涯的飞跃时期。她主演的《花亭会》、《赵五娘描容》、《赵五娘吃糠》、《皇姑订朝》、《牧羊圈》等在兰州很走红，使她在甘肃小有名气。

1946年抗战胜利后，她由兰返陕，在秦腔的发祥地继续搭班演出。先后在西安的建国社、新民社搭班，并以她的拿手戏《花亭会》、《赵五娘吃糠》等蜚声西安剧坛。后又搭班沿铁路线的咸阳、兴平、宝鸡等地演出，在关中享有一定的声誉。

1951年正月，长安西马坊张世英领的英化剧社来户县演出，在党喜民的推荐下，把曹韵卿由西安请来。当时

和她同台演出的名艺人有师凤琴、焦晓春、王义亭、贾正礼、陈筱霞等。由于收入不好，英化剧社陷入困境，主动要求户县人民政府接管，是年10月1日改为宣化剧团。宣化剧团也因收入不好，名演员相继出走，几至停演。1955年又值宝鸡专区汇演，剧团临时决定由曹韵卿主演，排了一出《秦香莲》，勉强为户县获了二等奖。汇演回来后，剧团生活更困难，除部分学生、行政杂务人员外，演出人员剩下不到十人，剧团大有倒闭的可能。值此关头，曹韵卿不为月薪30袋面粉的聘金所动，而与党喜民、胡宽民、安正歧、王育民、郭复民等联名上书户县人民政府，要求接收这个民办剧团。曹韵卿作为来自旧社会的坤伶，饱受人间的辛酸和痛苦，她认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剧团才能发展，艺人才有前途，她提出只要剧团能保留下来，自己一年半载可以不拿薪水，只求有一碗饭吃就行。在她的影响下，党喜民、王育民等都不要工资，王育民连旱烟袋都挂了起来。1956年元月，县政府先后派了党政干部及业务人员，对剧团进行了整顿和组织，又招收了六十多名学生，立足于培养自己的人才，并于同年8月1日正式接管宣化剧团，改名“户县人民剧团”。户县人民剧团开始演出后，演职人员都领取工资时，曹韵卿又主动把自己120元的月薪降到60元。1958年她被任命为户县人民剧团副团长。

二

曹韵卿的名字在户县是妇孺皆知的，五、六十年代户县甚而邻县往往把户县剧团称作“曹韵卿家戏”，更有“做贼挖

窟窿，也要看曹韵卿”的戏剧谚语。相传在大王镇十月会上，有一老汉看完曹韵卿的戏，到馆子吃饭。堂倌问吃啥？他情不自禁地说“来一碗曹韵卿！”

玉蝉乡一姓赵的老人说，六一、二年生活非常困苦，他们一行三人每天早晨担一担菜到咸阳去卖，不管卖完迟早总要绕道县上，空着肚子先看曹韵卿的戏，戏完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吃饭。一姓贾的老人说，自1952年曹韵卿在张散合园子里演《花亭会》开始，直到文化革命她离开舞台为止，只要曹一登台，他就是一个忠实的观众。他说曹的《安安送米》、《七夕泪》等苦戏，能使壮年大汉陪着流泪。看曹韵卿戏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一天不看就觉得心里缺了什么。

曹韵卿其所以能得到广大群众如此爱戴，是和她高深的艺术造诣分不开的。

戏剧是综合艺术，曹韵卿在唱、念、做、打、手、眼、身、步等功法上均有一定的造诣，尤以唱功功底深厚为众所公认。其唱功概括起来有如下特点：

1、嗓音清亮、字正腔圆，音程远达、久唱不衰。不管剧院、露天剧场还是乡村的野台子，只要曹韵卿一出场，即或万人嘈杂的台下也立时一片寂静，剧场的角角落落都充盈了她的音韵。她“狠戏”，吐字清晰，观众听得清楚，听得过瘾。她“背戏”，久唱嗓子不岔，一次在周至某村，应观众要求，曹韵卿上午演《赵五娘吃糠》下午演《皇姑打朝》，晚上演《白玉楼》。象这样一日连演三场对曹韵卿来说可谓家常便饭，据“文革”前统计，户县剧团某年演出430场，而曹韵卿主演就有368场，真是百唱不衰，群众称她

是铁嗓子。

2、韵味浓厚、感情充沛。曹韵卿在塑造人物上讲整体感、真实感，始终能抓住人物特定环境下的内在心理，尤以苦戏为佳。她演的《花亭会》、《七夕泪》、《家庭痛史》、

《安安送米》等剧脍炙人口。在西安北关、南大街等剧场一挂上曹韵卿主演《安安送米》的牌子，连演半月，座无虚席，门票往往被抢购一空。她把一个封建社会受迫害的贤妻良母的辛酸，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唱到“我儿七岁还未满”时，声泪俱下，台下观众无不为之动情，唏嘘抹泪者比比皆是。省戏曲研究院主演《安安送米》的名家杨金凤，偕同秦腔名流刘易平、田德年等看后无不叫绝，杨说：“象这样好的青衣，咱省市还不多。”当时的陕西省省长赵寿山在丈八沟开完会，专程到南大街剧场看了她的《安安送米》，很感动。第二天又邀杨明轩、韩兆鹗等中央、省市领导同来观看。在兰田慰问演出回来，市委领导张策点名要曹演《安安送米》，说：“陪她流点眼泪痛快”！

曹韵卿还塑造了许多聪明伶俐、热情活泼、多情善感的青年女子（花旦）形象，如《打金枝》中的君瑞公主，《拾玉镯》中的孙玉姣，《梁祝》中的祝英台，《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为可贵的是六十年代初，她以苍凉悲壮的声腔，沉稳庄重的表演风格，成功地塑造了《杨门女将》和《潘杨讼》中的佘太君形象，使观众对杨门忠君爱国却屡受迫害的遭遇洒下了一掬同情的眼泪。

曹韵卿戏路较宽，既擅长演古装戏，又善于演现代戏；不但唱秦腔，还唱眉户和同州梆子。她还反串过《打草鞋》中的黑伴（丑角）、《柜中缘》中的淘气（丑角）。她演过

的剧目，古装剧有《花亭会》、《九件衣》、《八件衣》、《梁祝》、《家庭痛史》、《天河配》、《张羽煮海》、《白蛇传》、《红楼梦》、《西厢记》、《安安送米》、《美人换马》、《五典坡》、《朱春登放饭》、《打金枝》、《三娘教子》、《秦香莲》、《皇姑打朝》、《杨门女将》、《光复台湾》、《韩玉娘》、《赵五娘吃糠》、《蝴蝶杯》、《夺锦楼》、《七夕泪》、《玉虎坠》、《安奉铁路》、《白玉楼》、《二进宫》、《劈山救母》、《潘杨讼》、《抱火斗》等六十多本。现代剧有：《社长的女儿》、《两个队长》、《桃花坪》、《白毛女》、《血泪仇》、《刘介梅》、《向阳川》、《朝阳沟》等几十本戏。

三

曹韵卿既是户县剧团的“台柱子”，又是驰名关中的秦腔名流，她除担任业务副团长，还担任县人民代表，县政协委员，县妇联委员等荣誉职务，但她从不以名流自居，始终以一个普通演员的身份出现。排练和演出中服从业务人员的安排，处处以大局为重。曹韵卿一生没有儿女，有人认为是生理问题，其实她两次流产都是在重头戏演出后发生的，如《闯宫抱斗》中姜娘娘抱斗身亡一节，旧社会都是男演员演，一般女演员是难以胜任的，而曹韵卿却屡演成功，不过演完后也是精疲力竭了。

曹韵卿在表演上很认真，对动作的准确度要求极严格。一次在秦镇演《花亭会·花园》一场，搬锄头放下十三回，搬上十二回，台下观众立即喊出，她当场另作表演。她

认为这虽是小事，但也不能马虎从事。

有一次剧团在上涧子露天剧场卖戏，加演曹韵卿折子戏《机房》。由于天阴又刮风，售票不多，台下观众寥寥无几。但她仍然一如既往，一字一板，一招一式毫不马虎。她说：人家是花钱看戏的，咱不能勾鞋（快演），况且人家顶风冒寒来，咱更不能冷了观众的心。

1955年剧团在困难时期招收了李化芳，张淑奇等60多名学生，曹韵卿不但精心传授技艺而且和他们一起推碾子碾包谷糝，吃烩红芋、煮包谷棒（那时剧团没收入，常有断炊可能），终于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年演员，为振兴户县剧团做出了贡献。后来，郭桂芳、李凤贤等学生在技艺上渐至成熟，她就主动让台，鼓励她们多演，帮助她们包头化妆，并经常把她私有的行头借给她们用。使她们得到健康的成长。

她衣着朴素，不事修饰。一次演出结束，一群农村妇女挤向台后要看看曹韵卿，正碰上她卸妆下台，曹问“你们找谁？”答，“要看曹韵卿”。“我就是”。她们惊讶地说“你就是曹韵卿”？惹得围观者哄堂大笑。下乡演出，她经常和农村妇女吃住在一起，称姐道妹，交朋友，甚至结干姊妹。

解放前作为一个女艺人，曹韵卿在婚姻上受到挫折和屈辱，解放后她一心扑在艺术事业上，从不考虑个人问题。后来剧团外出演戏，卖票员施占全突然患病，曹韵卿给他端汤送饭，百般照料，完全没有名演员的架子，这使施非常感动，随之他们产生爱情而结婚。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之间虽然若即若离，但总还能相互体贴互相照顾的。

四

文化革命中，曹韵卿被戴上反动戏阔的帽子，丈夫和她离了婚，她被游街、示众、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一度曾患半身不遂，后经治疗好转。此后她给文化馆看过大门，给剧团出外演出时看下处。她身边无亲人，非常孤独，一度曾接来娘家侄孙女相依为命。但使她最痛心的是失去了舞台，失去了观众。一次剧团在渭曲坊演出现代剧《槐树庄》部分群众听说她在临时宿社看摊子，都去看她。闲谈中她说：“我还能演戏，也能演郭大娘（《槐树庄》中主人公），人家不要我演……”言讫潸然泪下，围观者无不为之伤感。由于长期精神上的折磨和生活上的困顿，她不及花甲便门齿脱落，老态龙钟，完全失去一代名伶的风姿。

1978年组织上为她平了反，她虽不能登台表演，但每逢演出便清唱一段，以答谢观众对她的热爱和关心。1981年县人代会上，在代表们的热烈要求下，她被搀扶上台清唱，一时间群情沸腾，她虽三次出台，也阻遏不住群众的激动和热情。最后在剧团领导的解释下，观众才罢休。

五

曹韵卿病逝后，户县政府，县委宣传部、人大，政协，文化馆，及各界人士为她举行了空前隆重的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除党、政、群各部门的代表，还有数以千计的群众自